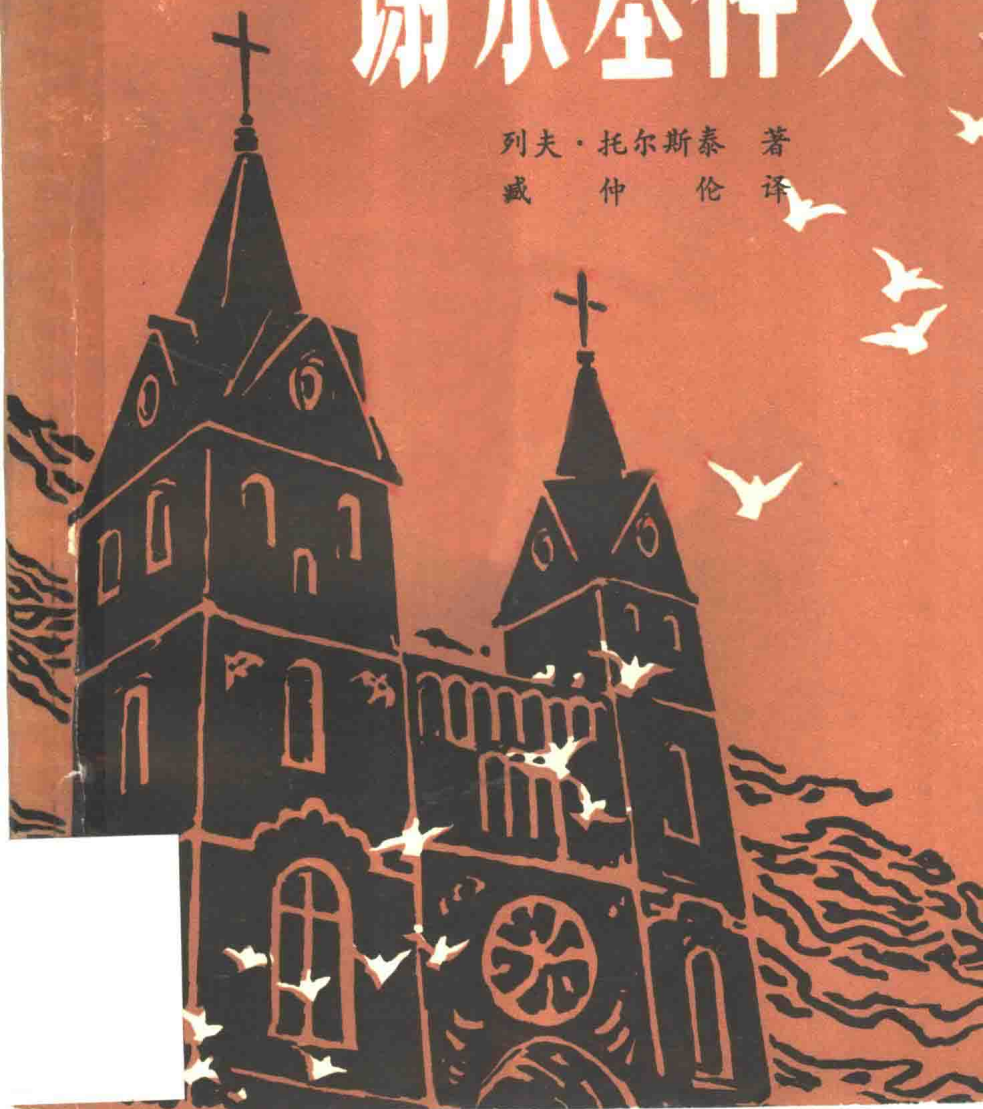


谢尔基神父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臧 仲 伦 译



谢尔基神父

列夫·托尔斯泰 著

臧仲伦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封面设计 谢可新

谢尔基神父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2.25 字数 40 千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

1979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30,000 册

书号：10118·206

定价：0.16 元

四十年代，在彼得堡发生了一件使大家都感到惊奇的事：一位美男子、公爵、胸甲骑兵团禁卫骑兵连连长，大家都预言，他将升任为侍从武官，拿稳了随侍皇帝尼古拉一世的灿烂前程，可是他在与深得皇后宠幸的美丽的宫中女官举行婚礼前一个月，突然呈请辞职，断绝了同未婚妻的关系，把自己一处不大的田庄交给了妹妹，进了修道院，想要出家当个修士。这件事看来非同寻常，对于不知道内情的人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对于斯杰潘·卡萨茨基公爵本人，这一切是如此地合乎自然，他简直不能想象，除此以外他还能有别的做法。

斯杰潘·卡萨茨基的父亲是一位退伍的禁卫军上校，他死的时候，儿子才十二岁。他在临死时嘱咐，不要把儿子留在家，应该把他送进军官学校^①。母亲虽然舍不得让儿子离

① 这是沙俄为贵族子弟开办的一种军官学校。

开家，但是她不敢违拗亡夫的遗愿，还是把他送进了军官学校。而这位遗孀也携同女儿瓦尔瓦拉，移居彼得堡，以便在儿子所在的地方住下来，逢年过节的时候接他回家。

这孩子才华出众，自尊心很强，因此，他各门功课都名列第一。特别是他酷爱的数学，成绩更加拔尖，至于队列训练和骑马，也同样名列前茅。虽然他比一般人个子要高，但是美丽而灵巧。此外，倘不是他性情暴躁，在操行上他也是一个模范学生。他不喝酒，不好色，刚正不阿。唯一妨碍他为人表率的是他那触即发、暴跳如雷的性格。当他怒火爆发的时候，他就完全失去了自制力，变成了一头野兽。有一次，一个同学拿他收藏的矿物标本随便开了句玩笑，他差点没把他从窗口扔出去。另一次，他差点没有完蛋：他把一盘肉丸子劈头盖脸地摔到事务官的脸上，向这个军官扑过去，揍他，揍他的原因，据说是他说话不算数，并且当面撒谎。倘若不是校长把这事遮盖过去，把事务官逐出校门，他想必要被黜当兵。

他十八岁毕业，当了军官，进了贵族禁卫团。当他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皇帝尼古拉·巴甫洛维奇^①就认识他，进了禁卫团以后皇帝也对他十分赏识，因此大家预言，侍从武官的美缺他是拿稳了。而卡萨茨基也非常想得到这个，这不仅出于虚荣心，主要是因为他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就确实深

① 即沙皇尼古拉一世。

情地热爱着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每次驾临军官学校（他常常来看他们），当这个身穿军礼服、唇髭上有一只鹰钩鼻、蓄着修剪整齐的连接胡子、身材颀长的当代要人，昂首挺胸，健步走进来，声音宏亮地向学生们问好的时候，卡萨茨基就感到恋人般的狂喜，正如他后来遇到意中人所感到的那种狂喜一样。所不同的只是他对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一片痴情更加强烈。他真想有机会向他表露一下自己的无限忠心，为他作出任何牺牲，甚至慷慨捐躯。尼古拉·巴甫洛维奇也知道这种狂热是什么引起的，就故意激发它。他同军校学生一起玩，让他们随侍左右，他对他们一会儿象孩子似的平易近人，一会儿很友好，一会儿又庄严肃穆。在卡萨茨基最近发生的军官事件^①之后，尼古拉·巴甫洛维奇对卡萨茨基未置一词，但是当卡萨茨基向他走过来，挨近他的时候，他又故作姿态，挥手叫他走开，并且皱紧眉头，举起手指，以示威胁。后来，在临走的时候，他说：

“您要明白，一切我都知道，不过有些事我不想知道。但是它们在这里。”他指了指心。

然而当军校毕业生觐见皇上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提起这件事，而是象往常一样地对他们说，为了他们能够为他 and 祖国效忠，他们有事全可以直接找他，而他将永远是他们最好的朋友。大家象往常一样十分感动，而卡萨茨基想到过去打

^① 指卡萨茨基打事务官之事。

事务官的事，不觉声泪俱下，发誓要鞠躬尽瘁，效忠于敬爱的沙皇。

卡萨茨基毕业进禁卫团以后，他母亲就带了女儿先是搬到莫斯科，然后又回到农村。卡萨茨基把财产的一半分给了妹妹。而他留下的那一半，仅仅足够他在那个奢侈讲究的禁卫团里供自己花销。

从外表看，卡萨茨基似乎只是一个仕途得意，而又颇为出色的非常普通的年轻禁卫军人，但是在他的内心却进行着复杂而紧张的思维活动。这种内心活动，从他小时候起，就似乎形形色色、多种多样，但实质上万变不离其宗，归结到一点，就是不管做什么事，都力争完美无缺，做出成绩，以博得人们的夸奖和赞叹。不管这是军事训练还是一般功课，他都认真去做，非要得到夸奖，并把他提出来作为大家的表率才肯罢休。一件事达到了目的，就接着做另一件。他就这样在各门功课上获得了第一名，他还在军官学校的时候，有一次他发现他的法语会话不够流利，他就全力以赴，力争达到掌握法语象他掌握俄语一样；后来他学习下棋，同样孜孜不倦，终于达到还在军校上学的时候就下得非常好。除了效忠沙皇和祖国这个总的人生使命之外，他还常常给自己提出一些其他的目标，无论这些目标是怎样微不足道，他依旧全力以赴，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但是一当他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另一个目标又立刻出现在他的脑海，代替了从前的。这种力争出人头地，以及为了出人头地而锲而不舍、孜孜以求，

充满了他的整个生活。为此，当他被晋升为军官之后，他就立志要尽善尽美地精通本职工作，虽然他那抑制不住的暴躁性格，积重难返，使他在军队里又屡犯错误，有害于他的仕进，但他还是很快成了一名模范军官。后来，他在上流社会的一次风雅的谈话中，感觉到自己受的普通教育有缺陷，他就立志充实它，于是坐下来，埋头读书，终于达到了他预期的目的。后来他又立意成为高等上流社会的风云人物，为此他学会了跳舞，而且跳得很好，他很快就达到了目的：他被邀请参加上流社会的所有舞会和若干晚会。但是这个地位并没有使他满足。他习惯于名列第一，而在这件事上他离第一把交椅还差得远。

那时的高等社会，依我看，无论何时何地都由四种类型的人组成：一，富有的内庭显要；二，并不富有，但是在庭帏之内出生和长大的人；三，巴结朝庭显贵的富人；四，既不富有，又非出生庭帏，但对第一类和第二类曲意奉迎的人。卡萨茨基不属于前两类。卡萨茨基充其量只能纳入后两类之列。他刚踏入上流社会，便立志要与这个社会的一个女人搞上关系——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他很快就达到了这个目的。但是他很快就看到，他在其中周旋的那个阶层不过是较下等的罢了，他看到还有更高的阶层，而在这个高等的宫庭阶层里，他虽然被接待，但他总显得是局外人；他们对他彬彬有礼，但是言语态度往往流露出他们还有自己人在，而他仅是局外人。卡萨茨基想要在那里成为自己人。为了做到这

点，他必须或者当上侍从武官（他正等待这个），或者在这个圈子里结婚。他下决心要做到这点。他选中了一个姑娘，一位美人和内侍女官，她不仅是他想要进入的那个社会里的自己人，而且是在这个高级圈子里身居要职、地位稳固的一切人努力想要接近的女人。这便是科罗特科娃伯爵小姐。卡萨茨基不单纯是为了自己的前程才去追求科罗特科娃小姐，她还异常地美丽动人，因此他很快就对她产生了爱情。起先，她对他特别冷淡，但是后来突然全部改观，她变得很温柔，她的母亲也特别殷勤地邀请他到她们家里去。

卡萨茨基提出求婚，被接受了。他感到奇怪：他竟这样轻而易举地取得了这样的幸福，而且在她们母女俩的言语态度间又流露出某种特别的、奇怪的东西。他太钟情了，他太迷恋了，因此居然没有发现在城里几乎人所共知的事：他的未婚妻在一年以前曾经是尼古拉·巴甫洛维奇的情妇。

二

在预定举行婚礼的日子前两周^①，卡萨茨基坐在沙皇村他的未婚妻的别墅里。这是一个炎热的五月天。未婚夫携同未婚妻在花园里散步，在绿荫遮盖的菩提树林荫路的一张长凳上坐了下来。梅丽穿着一件白色的细纱连衣裙，显得分外姣

^① 这里是异文。在第一章中提到的是在举行婚礼前一个月。

美。她仿佛是无邪和爱的化身。她坐着，一会儿垂下头，一会儿瞥视一眼那位魁伟的美男子。卡萨茨基特别温柔和小心翼翼地在同她谈话，生怕自己的一个动作、一句话玷污和亵渎了未婚妻的天使般的纯洁。卡萨茨基属于四十年代的这样一类人：他们在性关系上对自己是蓄意放纵，内心也不谴责这种性行为的不洁，但是他们却要求自己的妻子白璧无瑕、守身如玉。对自己圈子里每一个少女的这种白璧无瑕的纯洁他们是尊重的，也规矩地来对待她们。男人可以为所欲为，这样的观点是非常错误的和有害的。但是关于女人的那种观点，却与现在年轻人的观点迥然不同。现在的年轻人把每一个少女都看作是在寻求配偶的雌儿。上面那种关于女人的观点，我看，还是有益的。少女们看见对她们的这种神化，她们也就多多少少努力地去做个女神。卡萨茨基就抱有这种对女人的观点，而他也是这样来看待自己的未婚妻的。这天他特别钟情，对未婚妻没有感受到一丝一毫的肉慾，相反，他脉脉含情地看着她，就象看着一件可望而不可得的东西似的。

他站直了自己高大的身躯，两手支着军刀，站在她面前。

“我现在才知道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全部幸福。这是您，这是你，”他畏怯地微笑着说，“给了我这个幸福！”他正处在这样的时期，他还不习惯对人称“你”，他在精神上感到她高高在上。对这位天使称“你”，他感到害怕。“由于……你，我才认识到我自己，我才认识到我比想象中的自

己要好。”

“我早知道这个了。因此我才爱上了您。”

近处响起了夜莺的啼啭，清风过处，嫩叶在微微摆动。

他拿起她的手，吻了一下，眼泪涌上了他的眼睛。她明白他是在感谢她刚在说的她爱上了他。他走了几步，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又走到她跟前坐下。

“您知道，你知道，得了，反正一样。我跟你接近不是无私的，我想确立跟上流社会的联系，但是后来……我认识了你，这与你相比是多么渺小啊。你为这事不生我的气吗？”

她没有回答，只是用手摸了摸他的手。

他明白，这个动作的意思是：“不，我不生气。”

“是的，你刚才说……”他忸怩了一下，他觉得这么说太无礼了，“你说，你爱上了我，但是，请原谅我，我是相信的，但是除此以外，我总觉得还有什么东西在惊扰你，使你不安。这是什么呢？”

“对，要末现在，要末永远也不，”她想：“他反正会知道的。但是现在他不会跑。啊呀，倘若他跑了，这多可怕呀！”

她用爱恋的目光打量了一下他那高大、优美、魁伟的身躯。她爱尼古拉，但现在更爱他。倘若不是皇位，她才不愿意拿这个人去换皇上呢。

“您听我说。我不愿意说假话。我应该把一切都告诉您。您会问是什么？那就是我曾经爱过别人。”

她用恳求的姿势把自己的手放在他身上。

他默不作声。

“您想知道我爱过谁吗？是的，他，皇上。”

“我们大家都爱他，我以为您在学校……”

“不，以后。这是一时的迷恋，但是后来就过去了。不过我应该说出来……”

“嗯，那又怎么办呢？”

“不，我不是一般地。”

她用双手蒙住了脸。

“怎么？您委身给他了吗？”

她默不作声。

“当了情妇？”

她默不作声。

他跳了起来，脸象死一样地苍白，颧骨抽搐着，站在她前面。他现在想起了，尼古拉·巴甫洛维奇有一次在涅瓦大街遇见他，曾向他亲切祝贺^①。

“我的上帝，我干了什么事呀，斯季瓦^②！”

“别碰，别碰我。噢，多痛苦啊！”

他扭头向房子走去。在屋子里他遇见了她的母亲。

“您怎么啦，公爵？我……”她看见他的脸以后，不作了。血突然涌上了他的脸。

① 指卡萨茨基同梅丽订婚一事。

② 斯季瓦——斯杰潘的爱称。

“您知道这事，居然想利用我来替他们遮丑。倘若您不是女人的话，”他在她的头顶举起了巨大的拳头，嚷了一声，便转身跑了出去。

假如他的未婚妻的情夫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他一定打死他，但这个人偏偏是他崇拜的沙皇。

第二天他就递上了假条，呈请辞职，同时推说有病，什么人也不见，接着就到乡下去了。

夏天他是在自己的村子里度过的，以便安排一下自己的家事。夏天结束以后，他没有回彼得堡，而是进了修道院，出家当了修士。

他的母亲写信给他，劝他不要这样决定。他回信说，上帝的使命高于一切其他考虑，而他已经领悟到这个使命了。只有一个妹妹（也象她哥哥一样骄傲和虚荣心很强）了解他。

她明白，他之所以当修士，是为了比那些想显示比他站得高的人站得更高。而她对他的了解是正确的。他愤然出家，就为了表明，他把别人以及过去他自己供职的时候所认为非常重要的一切都视同粪土，他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从那里他可以居高临下地俯视他从前羡慕过的芸芸众生。然而也不象他妹妹瓦铃卡^①所想的那样，只有这一种感情。他身上还有另一种瓦铃卡所不知道的、真正宗教的感情，这种虔信感同骄傲感以及凡事争先的愿望交织在一起，支配着他。

① 瓦铃卡——瓦尔瓦拉的爱称。

过去他一直把梅丽（未婚妻）想象为一个圣洁的天使，对梅丽的失望，而侮辱又如此厉害，这一切就把他引向绝望，绝望又把他引向哪里呢？——引向上帝，引向在他心中始终没有受到过干扰的童稚的信仰。

三

在圣母节^①那天，卡萨茨基进了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是一个贵族，一个很有造诣的著作家和长老，也就是说，他隶属于由瓦拉希亚^②沿袭下来的传统——修士必须毫无怨言地服从选定的领导人和师父。修道院长是著名的阿姆甫罗西长老的徒弟，阿姆甫罗西是马卡利的徒弟，马卡利是列昂尼德长老的徒弟，列昂尼德又是巴依西·维利契科夫斯基的徒弟^③。而卡萨茨基就拜这位修道院长为师。

① 圣母节——在俄国旧历十月初一。

② 瓦拉希亚——地区名，今已不用，在罗马尼亚西南部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之间。1763年，当时的著名宗教活动家巴依西·维利契科夫斯基应当地国王之请，来到瓦拉希亚，整顿修道院，并担任德拉果米尔那修道院住持，以教规严格著称。

③ 巴依西·维利契科夫斯基（1722—1794）——俄国十八世纪的著名宗教活动家，摩尔达维亚的尼亚梅茨基修道院的修士大司祭。他十七岁进修道院当修士，以苦修和生活严肃著称。曾创立一个特殊的修士团体——圣伊里亚隐修院。他曾到瓦拉希亚帮助国王整顿修道院，生平著译颇多，在宗教界很有名。

阿姆甫罗西，马卡利，列昂尼德——均为俄国十九世纪的著名长老。

卡萨茨基在修道院除了感到那种凌驾于别人之上的优越感以外，也象他过去做的所有事情那样，甚至在修道院里他也竭力争取在外表和内心两方面做到尽善尽美，并从中获得乐趣。在禁卫团里，他不仅是一个毫无瑕疵的军官，而且他做的比要求的还多，从而扩大了完美的范围，同样，在修道院里，他也力争做一个完美无缺的修士：永远勤快、克制、谦恭、温顺、从行动到思想洁白无瑕、顺从。特别是最后一个品德，或者说美德，减轻了他的生活的艰难。修道院挨近首都，来访者不断，修士生活中的许多要求，都是他所不喜欢的，都在诱惑他犯罪，但是这一切都被顺从二字化为乌有：议长道短不是我的事，完成规定的职事才是我的本分，不管在圣体^①旁守灵，在唱诗班唱诗，或者在客舍记账，一切可能产生的疑惑，不管对什么事情，都被对长老的顺从扫除尽净。倘若不是顺从，他很可能为教堂礼拜的冗长和单调，来访者的川流不息，以及师兄弟们的无聊庸俗感到苦恼，但是现在这一切都被快乐地忍受了，而且成了他生活中的慰藉和支持：“真不明白，为什么同样的祷告一天必须听好几遍，但是我知道必须这样。由于知道必须这样，我就在其中找到了快乐。”长老曾对他说，为了保持生命，必须有物质食粮，同理，为了保持精神生命，也必须有精神食粮。

① 圣体——一种教会敬为圣徒的人死后留下的木乃伊。据说，它能显灵，有神效。

——教堂的祈祷。他相信这话是对的，固然，他有时清早勉强起来去参加教堂礼拜，但这却给予他无可置疑的安慰和快乐。快乐来自谦恭的意识以及长老规定的一切行动的毋庸置疑。生活的旨趣不仅在于越来越大地驯服自己的意志和越来越大地谦卑，而且还在于达到一切基督徒的美德，这些美德在最初一段时期他觉得是容易办到的。他把自己的财产全部交给了修道院，毫不惋惜，他也不懒惰。对下级表示谦卑有礼，在他不仅是容易的，而且给予他一种乐趣。甚至战胜淫罪，无论是好色还是淫乱，他做起来也毫不费力。长老特别告诫他不要犯这个罪，但是卡萨茨基高兴的是他一身清白，无此罪孽。

只有想起未婚妻使他痛苦。不仅是想起，甚至设身处地设想一下那可能发生的事，都使他难受。在他的脑海里不由浮现出他所熟悉的那位皇上的宠姬，她后来嫁了人，成了贤妻良母。她的丈夫身居要职，既有权，又有势，还有一个改邪归正的美丽的妻子。

在良好的时刻，这些思想并没有使卡萨茨基心烦意乱。当他在良好的时刻想起这些，他反而庆幸自己摆脱了这些诱惑。但往往也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一切，突然在他面前黯然失色了，虽然不能说他不再信仰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但他不再看见它，不能再在自己心中激发他所赖以生存的东西，而回忆和（说来可怕）对自己贸然出家的悔恨攫住了他整个的心。

摆脱这种情况的办法是一应职事——工作和从早到晚整天的祈祷。他象平常一样祈祷、磕头，甚至超过平常，祈祷得更多了，但他祈祷的只是肉体，没有灵魂。这样的情况持续一天，有时候两天，然后自行消失。但是这一天或者两天是可怕的。卡萨茨基感到他已不为自己，也不为上帝所支配，而是处在某种异己力量的掌握中。在这个时期，他所能做和做过的一切，都是遵从长老的劝导，以便在此时守身自持，清静无为，坐以待变。总的说来，在整个这段时间里，卡萨茨基不是凭自己的意志，而是凭长老的意志在生活，而在这个顺从中自有一种特别的宁静。

卡萨茨基就这样在他出家的第一所修道院里生活了七年。在第三年末，他被落发为修士司祭，赐名谢尔基。落发对谢尔基来说是一件内心的重大事件。他过去在领圣餐的时候，也曾体验到一种莫大的欣慰和激动；而现在，轮到他来司祭的时候，主持奉献祈祷更使他进入一种大欢喜和心旷神怡的境界。但是后来这种感觉越来越淡漠了，有一次正赶上他处在他所常有的被压抑的心情中进行礼拜，他感到连这也将消失。确实，这种情感衰退了，但是习惯还在。

总的来说，谢尔基在修道院生活的第七年，开始感到无聊了。须要学习的一切和须要做到的一切，他都做到了，此外再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

然而，与此同时，麻木不仁的状态却越来越严重。也就在这时候他知道了母亲的死耗和梅丽出嫁的消息。他对这两